

HONG



虹

HONG HONG HONG HONGHONG

(英) 劳伦斯

西方现代小说丛书

2151.02
182-2
1

虹

〔英〕劳伦斯 著
漆以凯 译

037745



百花文艺出版社

D.H.LAWRENCE
THE RAINBOW

根据 PENGUIN BOOKS 1979年版译出

虹

【英】 劳伦斯 著

漆以凯 译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天津市赤峰道130号）

天津新华印刷三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开本 787×1092毫米 1/32 印张 22 插页 3 字数419000

1987年12月第1版 1987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0000

ISBN7-5306-0076-1/I.65

定价：4.60元

译者前言

继《儿子与情人》之后，1913年3月底劳伦斯放下了已经写了二百页的《哈顿小姐的反抗》（后来的《迷途的姑娘》的初稿），开始另一部长篇小说的创作。这部小说最初定名为《两姊妹》，当年6月便完成了初稿。秋后劳伦斯对初稿又进行修改，并寄给他的文学顾问加奈特征求意见，加奈特对小说二稿提出了许多严肃认真的批评意见，于是劳伦斯又开始了小说第三稿的写作。小说第三稿改名为《结婚戒指》，内容也大大扩展了，不仅保留了《两姊妹》中艾拉（后来的厄秀拉）与坦普尔曼和伯金，顾德龙与杰若德的爱情故事，而且深入地探究了艾拉的去，挖掘艾拉性格形成的历史渊源。这样一来，小说的篇幅大为增加，于是决定分为两部书，把艾拉与伯金，顾德龙与杰若德的故事写成另一部小说，这就是后来又花了几年功夫修改写成的《恋爱中的女人》。在《结婚戒指》接近完成时，劳伦斯根据妻子弗莉达的建议，将小说最后定名为《虹》。

（劳伦斯呕心沥血，反复修改七次，艰苦创作了二年多的《虹》，于1915年3月完成，同年9月底由麦修恩公司刚一出版，就遭到怀有传统偏见的批评界的攻击。他们指责作品“冗长乏味”，内容猥亵，“令人作呕”。①接着英国当局又以突然袭击的手段，传讯出版商，在出版商没有作辩护准备的情况下以“淫秽”罪宣布查禁作品，并将已经印出的一千多册全部当众销毁。劳伦斯不仅精神上遭到沉重打击，经济上也发生了困难。他想离开英国去佛罗里达，但因他妻子是德国人，此时英国已经参加对德战争，因此不但不给他们签发护照，而且还有秘密警察监视他们。劳伦斯的一生是坎坷的一生，颠沛流离的一生。生前他的作品得不到那些所谓高雅的文人学士的承认，特别是带有贵族偏见的T·S·艾略特，根本瞧不起矿工的儿子劳伦斯，批评劳伦斯“缺乏幽默感”，“缺乏思想”，②“经常写得很坏”。③正如F·R·李维斯指出的，T·S·艾略特的批评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占据了统治地位，影响了人们对劳伦斯的正确评价。现在，经过时间的检验，总算拂去了历史的尘埃，能给予这位富于独创性的作家以应有的评价了。“劳伦斯已经逐渐被公认为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小说家之一”，④被认为是英国当代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的伊格尔顿也将劳伦斯与叶芝、艾略特、庞德和乔伊斯一起

① 《劳伦斯：批评的继承》，第91—92页。

② 汤·艾略特：《追寻异神》第58—59页。

③ 转引自F·R·李维斯《小说家劳伦斯》第25页。

④ 《二十世纪文学批评》卷9，第210—211页。

列为“二十世纪重要的英语作家”^①。

文学艺术的特点是通过个别表现一般。歌德说，“艺术的真正生命正在于对个别特殊事物的描述”，^②《虹》描写的是布朗文一家三代人的家史，通过三代人的恋爱、婚姻、工作和家庭日常生活的描写深刻地反映了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期英国社会的巨大变化。小说从1840年左右老汤姆·布朗一代写起，一直写到20世纪初第三代厄秀拉与斯克里本斯基的爱情破裂，时间跨度有六、七十年。作品一开始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幅美丽、宁静的宗法制农村的图画。汤姆·布朗文一家世代居住在离诺丁汉不远的伊尔吉斯顿的考西塞村，以经营沼泽农场为生。在英国工业化还没有“入侵”到这里之前，这里是一片优美、恬静的田园风光：夏天“田野里麦浪滚滚，宛如绸缎，波光荡漾”，“秋天，鸬鸕和其它的鸟儿成群地飞过休耕的土地，乌鸦呱呱地叫着出现在灰蒙蒙的天空。”这里的大自然是美丽的，令人陶醉的，长期居住在这里，劳动在这里的布朗文一家的生活也是令人陶醉的。他们品尝着劳动的甜美，体味着丰收的喜悦，过的是乐融融的殷实农民的小康生活。他们既不为衣食发愁，也没有发大财的欲望，他们对自己的土地和家庭怀有深厚的感情。他们的家庭生活是亲密融洽的，人与周围的大自然也是亲密和谐，协调

① 伊格尔顿《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第12页，或《文学理论引论》，见《外国文学报道》86年第2期第12页。

② 《歌德谈话录》第10页。

一致的。“他们抚摸着土地的脉搏”，土地在等待他们去耕耘。无论是人与人的关系还是人同自然的关系都是“血液交融般地亲密。”

然而到1840年左右，这里开凿了运河，增加了许多煤矿，远方的铁路也修筑到这里。在这原来僻静的乡村里，运河大堤上响起了隆隆的卷扬机的声音，原来飘着麦穗香味的田野里吹来了阵阵的硫黄味儿，浑身黑糊糊的矿工经常跟农民在路上相遇，宁静的谷地里响起了哐啷哐啷的空车皮的调轨声。原来平静的乡村再也不平静了。布朗文家的情况也发生了变化。他们开始离开农村，离开土地去做工或者经商了。汤姆兄弟四人，老大很早就跑到海上，老二当了诺丁汉一个花边厂的绘图员，老三开起了肉铺，经营起肉食生意，一个姐姐嫁给了矿工，一切都表明资本主义工业生产正在迅速地冲击着农村，农村的自然经济在迅速解体。不过这只是刚刚开始，布朗文家还有一个牢牢的根扎在水草地里，最小的汤姆仍然留在农场里，非常习惯而愉快地继续当一个农民。

汤姆·布朗文是《虹》集中描写的布朗文家三代人中的第一代，他是英国资本主义工业“入侵”农村，农村自然经济开始解体时期的英格兰农民形象。他勤劳朴实，活泼开朗。小时候他母亲也曾经想把他培养成一个有知识，有文化的人，但是他天生不是学习的材料，而对土地却怀有深厚的感情。在工业化日益逼近他的家乡的情况下，他不愿离开土地，离开农场，在父亲死后便接下农场

的全部农活。他似乎是日益破产的农村中的幸存者，不仅没有被资本主义工业夺去土地，反而从这种“入侵”中得到一些好处，变得富裕起来。然而劳伦斯并非没有看到资本主义工业的入侵给农村带来的危害，汤姆最后还是死于工业化的象征之一——运河大堤决堤的洪水中，这一事件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它象征着工业化给农村带来的灾难，标志着老一代农民的终结。

小说在描写到布朗文家第二代人安娜与威尔以及他们的女儿，第三代人厄秀拉的童年和少女时代时，逐步展现了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种种矛盾和严重危机：矿场在日益增多，城市在迅速吞食农村，美丽的自然环境遭到严重破坏；矿工们的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十分恶劣，常常死于矿井；而那些公爵大人却“从这些矿井里一年赚二十万”，作者揭露和批判了英国中小学的野蛮教育，揭露和批判了高等教育的商业性；诅咒机器生产，全面抗议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严厉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建立在金钱基础上的虚伪的民主；谴责英国的殖民主义政策和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正是作品的这种强烈的批判性才使英国当局大为恼火，也是《虹》遭到查禁的真正原因。所谓《虹》的内容“淫秽”，只不过是借口而已。

《虹》中反映的社会变化和社会问题完全符合历史的真实。《虹》的地理背景集中在英格兰中部乡村中的矿区，那里是劳伦斯成长的地方，也是他非常熟悉非常热爱的地方。他1885年生于诺丁汉郡的伊斯特伍德镇，伊斯特

伍德镇的东北面是一片优美的森林，是英国著名的风景区。在离森林不远处，伊斯特伍德镇的北面就是劳伦斯父亲在井下工作的布林斯莱矿区。据诺丁汉地方志记载，那里就曾发生过矿井塌陷的严重事故，许多矿工被活活埋在矿井里，其惨状令人目不忍睹。劳伦斯小时经常到那里去玩，从儿童时代就看到那“高高的烟囱里冒着滚滚黑烟，小铁轨上跑着煤车。”肮脏杂乱的矿区与优美的自然风景形成鲜明的对立。《虹》就是英国中部农村场景的“敏感而准确的记录”。^①作者在《诺丁汉矿区乡村》一文中愤怒地谴责道：“有钱阶级和工业推进家在维多利亚时代所犯的罪行就是把工人变为丑陋，丑陋，丑陋，卑贱不成人样，环境丑陋，观念丑陋，宗教丑陋，希望丑陋，爱情丑陋，衣著丑陋，家具丑陋，房屋丑陋，以及工人与老板之间的关系丑陋。”^②

《虹》是一部社会批判小说，也是一部心理分析小说。英国著名文学评论家李维斯指出，《虹》是对“现代文明的研究”；^③还有的论者指出，《虹》表面上写的是布朗文一家三代人的家史，实质上是对“处在变化和解体时期的社会内部生活的创造性分析。”^④这些都是颇有见地的评论。这一时期的英国“一切旧有的联系已经松弛，

① 《劳伦斯〈虹〉学习辅导》第27页。

② 《〈凤凰〉选集》第108页。

③ 转引自F·R·李维斯《小说家劳伦斯》第120页。

④ 《劳伦斯指南》第149页。

一切因袭的观念已经动摇”。^①劳伦斯以洞烛幽微的观察力敏锐地注意到这一历史性的变化，并自觉地以揭示处在历史转变时期的人们心灵的变化为己任。他明确指出，整个社会制度在变化，“你在变，我在变，我们都在变，随着时间一年年过去，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我们产生了新的感情，旧的价值观念已经改变，新的价值观念已经产生”。

“作为一个小说家，我感觉到个人内心的变化，那是我真真正关心的问题。社会的变化使我很有兴趣，也给我带来麻烦，”“我的工作就是了解人的内部感情，并使人知道新的感情。”^②劳伦斯在《虹》中以深刻细腻的笔触揭示了19世纪中后期的英国随着生产方式和社会结构的改变，人们的思想意识，如道德观念，爱情观念，宗教观念，价值观念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发生的深刻变化。小说第一章写的是汤姆·布朗文如何娶了一个波兰妻子，实际上揭示了在工业化深入到农村以后对长期生活在古老、宁静的农村里的农民的心灵的撞击，展示了处在激烈变动时期的农民的复杂心态。他们长期在闭关自守，与世隔绝的环境里过着舒舒服服的农家生活，他们感到充实和满足，没有更高的生活要求。而当资本主义的机器生产，现代化的铁路和火车突然来到他们的乡村时，他们的思想一时便失去了平衡，感到非常惊异，觉得一切都很陌生，仿佛自己变

①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71页。

② 劳伦斯《论恐慌》，《〈凤凰〉选集》第367—368页。

成了那里的陌生人。接着才慢慢地习惯，怀着“战战兢兢的喜悦”注视着发生在身边的变化。他们开始不满足于那种春天播种，夏秋收割，冬天在炉边烤火的传统的农民生活方式了，由原来的“向内看”转向“向外看”了。他们开始向往外界生活了。阿尔佛里德在诺丁汉当了一个花边厂的绘图员，回到家中就显得比其他人优越得多，受到母亲的特别宠爱和妹妹的尊敬。汤姆·布朗文虽然天生只适合当一个农民，也乐意当一个农民，但这时也“一心梦想外界生活”。在迈特洛克，一个个子矮小，相貌丑陋的外国人对他也具有很大吸引力，甚至非常崇拜，使他感到在他的生活之外还有某种别的什么东西。汤姆·布朗文所以爱上比他大六岁的莉娣娅·伦斯基——一个逃亡到英国的波兰爱国医生的遗孀，就因为在“她身上有那么奇妙的遥远的气息”。作为一个纯朴、憨厚的农民，他对莉娣娅的爱情是纯朴、真挚的，他觉得自己是莉娣娅的当然保护者，莉娣娅就是他生活的中心，他为有了她而感到生活的充实和愉快。当莉娣娅向他讲起她的家庭和前夫时，他为自己的社会地位不如她的家庭和前夫而感到自卑。当莉娣娅怀了孩子不需要他时，他也曾远离过她，而当他发现她一个人精神孤独时他则满怀激情地回到她的身边。他们的家庭生活是和谐亲密的，不过生活的天地是比较狭小的，他满足于家庭生活的甜美和乐趣，只向着家庭的那个“热辐射”，不去考虑生活的深层意义，当安娜要跟他讨论人生问题的时候，他则毫无兴趣。他的思想、观念和意识深

深地打上了农民的烙印。

安娜是小说着力刻画的人物之一，在结构上处于作品的中心位置。通过她把几个主要人物如老汤姆、威尔和厄秀拉都联结到一起。她几乎贯穿作品的始终。安娜的主导性格是追求独立和自由。她小时候就表现出很强的独立性，敢于反击成人对她的挑战。她也曾经有过幻想，希望做一个“自由的、骄傲的、超尘脱俗的女子”，将亚历山大公主作为自己的楷模。然而周围的鄙俗气使她的幻想破灭，她又把自己的父母、自己的家作为生活的中心。然而她还是向往外界生活，向往独立自由。因此她爱上了从诺丁汉城里来的堂兄威尔。然而结婚后不久便发现在思想、观念和信仰上跟威尔有严重分歧。19世纪后半期英国资本主义工业生产已经高度发达，在这种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人已经异化成为机器的奴隶，机器生产把人变为非人。威尔就是被资本主义机器生产异化了的人。他崇拜中世纪哥特式建筑，对宗教有一种盲目的、奇异的激情。结婚后他很快便脱离外界生活，只关心家庭琐事，耽于床第之欢。他是一个没有灵魂的人，却顽固地要坚持传统的旧观念，一心要僭取一家之主的地位。他的这些观念遭到安娜的坚决抵制和反对。他们之间的斗争是一场紧张、激烈的灵魂深处的战斗，这战斗有时紧张，有时缓和。在“教堂”一章中，威尔充分表现了对庄严、宏伟的教堂建筑，对宗教神秘的奇异激情。也正是在这里，安娜无情地嘲笑他盲目的信仰，摧毁了他那奇异的激情，破除了他的一个

重要观念。怀孕后的安娜为自己的体内有了新的生命而感到充实、喜悦和骄傲，在卧室内脱光了衣服翩翩起舞，充分表现了胜利者安娜的喜悦，她用特殊的方式向威尔宣布她有独立行动的自由。

经过长时间的角逐，威尔向安娜屈服了，她迫使他接受了她的法则的精神实质而留下他自己的一套形式。于是他的感情转移到女儿厄秀拉身上，他的强烈的感情和旺盛的生命力无处发泄，所以他有时带厄秀拉拼命荡秋千，有时背着厄秀拉从很高的桥上跳到河里。

最后安娜与威尔双方都作了让步，安娜变成了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生育孩子的机器——一个接一个，一共生了九孩子。威尔也只是一个为挣面包而工作的人。这样只有肉体接触而无心灵交流的夫妻不是劳伦斯所理想的夫妻关系。这是资本主义机器生产对人性的扭曲在夫妻关系上的表现。

马克思指出，“男女之间的关系是人和人之间最自然的关系。因此这种关系表明人的自然的行为在何种程度上成了人的行为。”^①在劳伦斯看来，安娜与威尔的关系还没有达到真正的“人的行为”的高度。威尔只是一个徒有形骸，没有思想，没有灵魂的“空壳”的人。他对周围世界“反应迟钝，熟视无睹，建设性的活动几乎没有……”把自己“封闭在罪恶的自我的圈子里，没有跟充满活动的

①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转引自《马克思论文艺与美学》上册第30页。

外界接触，自我变得越来越空虚，直至成为一个废物，一个虚无。”^①

厄秀拉跟她的母亲则不同，她是现代社会中的现代女性。安娜年轻时虽然也曾追求过独立自由，但是后来还是成了一个只关心眼前生活、忙于家庭琐事的平平庸庸的家庭主妇。厄秀拉幼时跟她母亲一样不甘示弱，非常要强，无拘无束，活泼开朗。但是比她母亲更富于幻想，也比她母亲有更高的人生追求。她讨厌狭小的、乱哄哄的家庭，坚决要走向更广大的世界。她充分意识到自己的权利和责任，要跟男子一样为社会、为家庭尽自己的义务。因此当她中学毕业时，不顾父母的坚决反对，毅然去参加工作。在厄秀拉参加工作的问题上相当典型地反映了两代人思想观念上的“代沟”。母亲安娜一心要厄秀拉安心于日常琐碎的家务，她认为那就是妇女的本份，对厄秀拉要参加工作的愿望很不理解，甚至嘲笑挖苦。父亲威尔认为他有足够的财产可以使女儿将来成为一个贵妇。而厄秀拉清楚地懂得，她参加工作不仅是赢得自己经济上的独立，更重要的是要表明妇女有跟男子同等的权利，同等的能力，男子能做的事女子也一定能做。厄秀拉充分意识到自我的价值。她要勇敢地向传统观念中那个家庭范围以外的社会生活和工作的所谓“男人的世界”冒险。厄秀拉这种要求独立、自由，要求在社会生活中与男子有平等的权利的思想

① 劳伦斯：《色情与淫秽》，《〈凤凰〉选集》第318页。

在19世纪后半期的英国有相当的代表性。19世纪后半期英国妇女普遍要求“解放”，要求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要求参与政治生活，这在当时已经成为尖锐的社会问题。维多利亚女王与她的首相格拉斯通是坚决反对妇女参与政治生活的。她认为“妇女生来就不宜参政”，社会政治生活应该是“男性份内的事”。关于妇女选举权的问题从1870年开始已成为议会中每年讨论的问题之一。^①厄秀拉不是一个妇女参政者，但是她要求独立，要求与男人有平等权利的思想却有相当代表性。

年轻的厄秀拉对未来充满了美好的理想。在圣·菲力普学校，开始时她以一片赤诚坦露的心对学生一片热忱。她反对学校里的一套野蛮的教育方法，反对专靠教师的权威和高压的手段管理学生，她希望以一颗火热、真诚的心打动学生，以真理和知识启迪学生。然而她的教育方法遭到校长疯狂反对，同事们讥笑她，学生也故意跟她捣乱。学校是一个“严酷、具体、邪恶的现实。”在这严酷、具体、邪恶的现实面前她一度感到痛苦、失望，也有过犹豫、动摇，怀疑自己是否能在这一“男人的世界”里站稳脚跟。她如果在学校里失败，那她就是向男人的世界屈服，那就等于她承认男人的世界对她太强大。厄秀拉是坚强的，她没有向严酷、具体、邪恶的现实屈服，她拿起藤条狠狠地抽了那些跟她故意捣乱的学生，整顿好班上的秩

① 参见约·马里克特《现代英国1885—1945》，第540—547页。）

序。我想我们不应该责备厄秀拉没有能坚持她原来的教育方法，现实毕竟太严酷了。她是这邪恶世界的征服者，胜利者，可是她的内心是痛苦的，她的心灵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厄秀拉在圣·菲力普学校的这段经历基本上是劳伦斯自己的一段生活经历的写照。1902年秋天到1906年夏天，劳伦斯在伊斯特伍德镇与伊尔吉斯顿先后做过四年实习教师，也管教一个大班级，跟别的班级混在一个大教室里，吵闹不堪，学生常常打群架。劳伦斯也有过这种“野蛮教学”的经验。《虹》中的描写非常明显地渗透着作家自己的体验。

圣·菲力普学校的经历使厄秀拉的理想第一次破灭。她又满怀希望地进入大学学院学习。开始时她也非常激动，以为在那里学生都有高尚、纯洁的思想，教师和学生都是真诚的，不应该虚伪。然而很快地便发现那里的一切都很虚伪。她清楚地看出，学院不过是旧货商店，人们只是为了考试在那儿买点东西装点自己，学院也是一个学徒商店，人们为了赚钱在那里武装自己。劳伦斯通过厄秀拉的口深刻地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教育的商业性质和物质主义，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知识和宗教都成了物质上帝的仆役。人们在那里学习只不过是为了提高自己的商业价值，学校只不过是“最卑俗渺小的商业寺庙”而已。

大学学院生活使厄秀拉的理想第二次破灭。这时似乎只有跟斯克里本斯基之间的爱情还能给她生活的力量和信心。然而斯克里本斯基是一个贵族的后裔，也是一个没有

灵魂，精神空虚，只知道盲目地为“国家”、“民族”效忠的人。他忠实地为英国在南非的殖民主义战争卖命，顽固地坚持殖民主义思想。厄秀拉在思想上跟他有根本分歧，因此，虽然他们已经同居过一段时间，但最后还是分道扬镳了——厄秀拉坚决不跟他结婚去印度，于是，他另寻新偶，并带着新的妻子去印度了。

厄秀拉与斯克里本斯基关系的破裂是厄秀拉理想的第三次破灭。厄秀拉经过这三次曲折，对社会、人生的认识比较深刻了，也比较成熟了。她清楚地看出，表面繁荣的资本主义工业社会只不过象一个被灯光照亮的圆圈，在这圆圈之外，则是一片黑暗。《虹》中的厄秀拉是一个富于理想，不断追求，不断探索的形象。她对爱情的追求不是单纯感官的、肉体的满足，而是精神与肉体的完美统一。他所以对斯克里本斯基不满意就是因为斯克里本斯基身上缺乏她所需要的精神的東西。当她与女友多罗西讨论爱情时，多罗西非常敏锐地看出厄秀拉在“渴望和追求没有从这个男人（斯克里本斯基）身上得到的东西”。被认为是厄秀拉的原型之一并帮助写作《虹》的弗莉达曾经指出：“最后那个男人与厄秀拉没有成功，因为他没有摆脱旧的观念，那样他们双方对对方都不满意，因为完美的爱情不仅仅是两个人的问题，它必须包括更大的、普遍的联系。”^①厄秀拉对爱情的这一追求在《虹》中还没有完成。

① 转引自K·萨伽：《劳伦斯的艺术》第63页。